

人与自然

□杜玉芝

仙人掌

我在书房的电脑桌上放着一株仙人掌,它肉质的叶子如扁平的盘子,上面长满了尖利的刺,大叶子上套长出小叶子,层层叠叠地向上生长,仿佛立足于多大空间,它就有多大能量。

这株仙人掌,来自我老家大院的门头上,说是为了“避邪”,母亲从姥姥家掐了几个叶片,栽在花盆里,然后放在门头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仙人掌沐浴阳光雨露,经受风雷霹雳,从未有人想起给他浇过水,唯一的肥源便是一年一度花开花谢,落入泥土,滋养身心,仙人掌在整个自我调理的过程中顽强地生长着。

我喜欢这株仙人掌,不仅是它扇形层叠的叶片,而是在它无穷的纵深,蔓延着馨香的记忆。在一个仲秋的夜晚,月光清亮如水,洒在满院刚从田地掰回家的玉米穗上,母亲正在剥开一个个玉米的包皮,然后和另一个捆在一起,就这样一串串地摆在地上,准备天亮后挂到树上晒干,而我是不会做这些“粗活”的,只觉得这个沁着玉米穗清香的夜晚是一幅诗意的画面。母亲的双手如同机器般飞快地忙碌着,而我却在这种有节奏的刷刷声中进入了梦乡。

一觉醒来,东方已晓白,听见院子里有细碎的声音,只见母亲正手拿木杈摊开剥掉的玉米包皮,另一边,是偌大一堆剥好的玉米穗,看来这是母亲一夜未睡的成果,“妈,你不累呀?”我走上前。母亲直起腰来,抬眼看见了什么:“呀,开花了!”我循着母亲的目光看去,大门上方的仙人掌正开出鲜嫩的黄色的花,将绽未绽,含羞欲语,犹如清雅脱俗的仙子飘然于门头。母亲显得格外欣喜,仿佛一夜的疲劳荡然无存“今儿正好有喜事呢,上午去你舅家,你二表嫂生个男娃。”“你一夜未睡,能受得了吗?”我不无心疼地说。“得提着劲,一堆农活赶着呢,再说看见这花也就不觉累了。”母亲边说边又往门头上看了一眼,“这花真好看!”转身忙别的去了。

那一刻起,我从内心深处爱上了这株仙人掌,不仅是因为它能开出美丽的花朵,缓解过母亲的疲惫。也不仅因为它历经风霜雨雪,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而是让我觉得这株仙人掌的品性像极了母亲,在数以往复的日子里,母亲始终以微笑的姿态面对琐碎的生活,家务需要她做,农活需要她做,儿女需要她抚育,人情世故需要她操持,而她没有怨言,不悲不喜,从容淡然地忙碌着,并把这种付出作为生存的意义。

而这株仙人掌似乎有着同样高贵的节操,它默默承受大自然带给它的恩惠与磨难,平静地面对无人问津的冷漠与开花时人们报以欣喜的一瞥,它把内心曾有过的寂寞的哀愁与凄清的幽怨学会了自我消化,不管有没有人注意过它的存在,它无意苦争春,一如既往地柔弱中释放无限的能量。万事万物能有一时的光华,却怎比得这株仙人掌享受着流年岁月的洗礼,依然不改初衷地自我调理自我完善着那份绿意与开花的愿望!

于是,我从老家门头上移来一株,我深信它同样适应城市的阳光,因为这是一株不屈不挠而又带给我美丽记忆的仙人掌。

书人书话

大地上的温暖

□邢雄

多年来,我看到了一些官员写作时的困窘。也许他们是真的爱好写作,真的想写出好作品来,但是他们为现实所羁绊。梦想的翅膀被缚住,沉重的身体难以飞升。他们在写作,在制造文字,但你很难说那是作品。因为你看不到文字背后的人心和人性,更看不到写作者那颗心为什么而敏感,为什么而震动,为什么发出这样的声音而不是那样的声音。

不过,编完赵世信的《故事乡间》,我对自己的这一看法产生了怀疑。赵世信辗转几个行业,承担了繁重的行政事务。几十年来,官员的思维、处事方式应该深深地影响并且应该还在深深地影响着。但是,在《故事乡间》里,我没有看到这些东西。我看到的是一位游子,从故乡出发,沿着生活的轨迹,在大地上行走几十年之后,又重新“回家”的过程。这位游子已经完全改变了命运,可他的心里无时无刻不萦绕着大地上的故事。这些人,让他能够时时刻刻发现自己,而这些事,让他无论是阅尽青山还是望尽天涯路,都能够怀想起土地的温暖。

这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狡黠而又自得的骡马经纪人,悲情而又性格坚忍的女子,重情重义的少年朋友,贫穷而又善良的乡村教师……这又是一些什么样的事呢?

男女离弃和结合,夫妻和睦与反目,骨肉相残与相亲……悲与喜,爱与痛,恰如绵与针,

冰与火,在赵世信的笔下,在他魂牵梦萦的大地上,上演一幕又一幕的人生活剧。

赵世信在发现,发现他的乡亲们脸上的每一条皱纹。

赵世信在观察,观察他的亲人们鬓角的每一根白发。

赵世信在倾听,倾听与他血脉相连的大地的声音。

一个游子,早就离开了生养他的土地——他早就扎根于城市,每一个清晨和夜晚都在沐浴着所谓“现代文明”,但他怎能割舍下乡土情怀?

所以,他要以写作的方式,展示与大地的精神联系。

在《故事乡间》里,我很难看到赵世信对这些人与事的看法。我甚至感到他是在用一种“零度感情”进行叙述。对于那些“为世俗社会所不容”的“丑事”——私奔、放浪、不务正业,他没有义愤填膺地站出来指责。而那些从道德的角度应该“大力褒扬”的“好事”——自尊、自爱、乐善好施、急公好义,他也没有“深情地歌颂”。

这让我想起来美国芝加哥大学前教授韦恩·布斯观点:一部好作品,对待笔下的人物要“冷漠地展示”,要“客观”、“中立”,不要试图控制读者、代替读者来进行思考。

我觉得,赵世信先生天然地拥有属于自己的叙述方式、写作立场。

一方面,从少年时代开始的对于文学的热爱和多年来的坚持,使得赵世信保持了对文学的敏感——他可以凭直觉辨别,什么是好的文字,什么是不好的文字;怎样写更

“文学”一点,怎样写离文学更远一点。

另一方面,我更愿意认为是他的人生立场和世界观使然。他当然有自己的爱与憎,有自己判断问题的出发点和取舍标准,但是他现在已经过了花甲之年,他已经和生活和解。他愿意宽容,愿意理解。他已经超越了单纯的道德评价和简单的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

我想,赵世信先生本希望在文学创作之路上走得更远,但是命运给他安排了另一种生活。他注定不可能日日青灯孤影苦苦冥思。他的思维注定只能在电话、会议、文件之间不停地穿梭,只在夜深人静之时拖着疲惫的身躯,勉力回忆他的乡间故事,然后在一沓稿纸上匆匆忙忙地写下来……

可这又有什么问题呢。没有人能够完全抗拒命运的安排。没有人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高蹈地生活。只要一个人时时刻刻在内心保持着自我的种子,然后在每一个可能的时刻让它萌芽、破土而出,进而绽放出生命的花朵,这个人的人生就是幸福的。他一定能够在和世界的相遇中和自己相遇。他一定能够在琐屑的世俗生活中感知生命的超越。

所以,写出了《故事乡间》的赵世信先生一定是温暖的,因为他将永远能够感觉到大地的温度。

所以,赵世信的人生一定是幸福的,因为他实现了自我,他一定能够无时无刻地感知生命的温暖。

(赵世信的《故事乡间》已经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本文作者为该书责任编辑)



最是难忘

近来因为电网检修,时常停电。又是一个没电的傍晚,到超市买包蜡烛回家,趁着天色尚亮翻箱倒柜找出了尘封多年的蜡台。说尘封,并不言过,铁灰色的蜡台被蜡油包裹着,布满了灰尘。点燃蜡烛,一室光辉,暖暖的烛光在这渐凉的初秋,显得格外温馨。如果不是停电,真的很难再次体会这样的感觉,平时仿佛连闲下来的工夫都少有,哪怕无事可做也会以上网去打发时间。烛光打捞出旧日的格调,仿佛回放一段旧电影,令人不觉中忆起旧日时光。

小时候,奶奶每晚会在烛光下纳鞋底,合成股的白色棉线,穿过厚厚的鞋底均匀地洒下一片花样,错落有致。我的手里翻着一本连环画,眼睛瞅着书本,嘴里边随着奶奶说些顺口的儿歌。烛光猛烈跳动时,奶奶会停下手里的活,用针别亮烛心,我趴在桌子上仰望着,眼睛里是亮亮的跳动的火焰。奶奶随手拿过铅笔头和用草纸做的小本本,我则笨拙地在纸张上写下歪歪扭扭的“大”、“小”、“多”、“少”。奶奶做着手里的活儿,还一边叨叨,说古时候的人都是每天熬油点灯学习,才

浪漫的旧格调

□侯黎明

能考上状元的。我看着画书,写着乱七八糟的字,最后以进入梦乡为告终。童年里最安静的记忆是一片烛光摇曳,连梦里也是。

大了些,到上初中的时候。冬天的夜,坐在窗前写字读书,依然点一根蜡烛,只是纸张上的字变得整齐而干净。一灯如豆,燃起来却可以和火焰相比拟,写字冻僵硬的手,在蜡烛燃起的火焰上烤一烤,分外温暖。抱着书,钻进被窝,灯在窗台上被透过玻璃缝儿吹进来的风,吹得东倒西歪。寒假前的那次考试,我的作文分数接近满分,睡觉前钻进被窝,抱着书看着,快睡着的朦胧间,我望见蜡烛在跳着欢快的舞蹈。其实,很多时候都有电,明晃晃的灯光甚至有些刺眼,我总觉得少了些什么。习惯了,有蜡烛的陪伴,书读得才会更香甜。很多时候,我会冷落了现代化,依然点了蜡烛,看书,学习。

再往后的求学生涯,不再有蜡烛的记忆,教室里,宿舍中都是悬挂在屋顶的灯泡、电棒或者是摆放在桌上的台灯。偶尔会在同学的生日聚会上,感觉那短暂的橘色温馨,往往到了最后被淹没在一片狂欢里。这

有烛光陪伴的时光一搁置,就是多年。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某美国人,就已提出文学终结论,起因无非是网络的纵横天下,覆盖了传统意义上的阅读。许多旧习惯,被新生事物取而代之。在现实中,人人都忽视了有些东西的存在,惰性思维已经依赖了高科技的时尚方式。霓虹闪烁,灯红酒绿的生活,有几个人还能静下心来,为自己辟一隅之地,伴着烛光读书。就像吃多了生猛海鲜,鲍翅燕窝,喝一碗粗粮糊涂粥,配着咸菜萝卜干,喝得人唇齿留香,意犹未尽。这两种,是如此异曲同工。可见,旧东西还是值得回味的,令人眷恋的。只是生活烦琐,迫使我们马不停蹄地去适应新生事物而无暇顾及那些令人舍不得的旧格调。

点一根烛光,说有情调点儿是浪漫,说通俗点儿是生活。虽然现实是残酷的,可是在快节奏中给自己点亮一根蜡烛,在浪漫的氛围中,舒缓了紧张的神经,放松并愉悦了心情,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今晚,倚在床头点一根蜡烛,翻开一本发黄的书页,为自己觅一幽静的精神之所,摒除浮躁,放下心情,重温旧时光。